

我的生育故事

谢丽华 主编



我的生育故事

谢丽华 主编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生育故事/谢丽华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5
ISBN 978-7-108-03423-6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生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C92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983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165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序一 她们为什么非生儿子不可 /1

序二 传统生育文化为何阴魂不散 /4

第一章

躲进深山，也没生出儿子 /3

生女受虐待，生儿遭不幸 /8

千辛万苦，生下不孝之子 /13

为了生儿子，毁了家庭 /17

远走他乡生儿子，险出人命 /23

因为超生，夫妻都被开除公职 /28

命运弄人，超生的儿子有缺陷 /34

近亲偏婚育，最终吞恶果 /38

评论 性别偏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 /42

第二章

生了十四个，最终贫病交加 /47

七个孩子，把我们的血脉都耗干了 /54

九女一男不是福，穷困生活伴一生 /60

有了儿子，老了还得自己苦熬 /65

连续超生，害苦了孩子 /69

2 我的生育故事

生了四个儿子，也难直起腰 /73

生了儿子还想生，越生越穷 /77

评论 隐藏在生育背后的贫困 /81

第三章

荒唐的转胎说害惨了我 /85

我只被当做生育机器 /91

婆婆用手取出我的绝育环 /99

一双女婴被遗弃在雪地上 /103

婆婆把怀孕的我推下楼梯 /107

生育让我倍感世态炎凉 /112

评论 男孩偏好是针对妇女的暴力 /117

第四章

吃尽千般苦，才知少生好 /121

致富不能依靠生孩子 /126

悟出了上辈没有悟出的道理 /131

为了虚名我的路越走越窄 /135

苦头吃尽才发现自己太愚昧 /141

嘱咐女儿别像我一样愚昧 /145

我为母亲鸣不平 /150

评论 遏止性别比失衡须赋权妇女 /155

第五章

- 往日的坚定换来今天的成功 /159
- 丈夫领着我领独生子女证 /164
- 老了，才觉得男女都一样 /166
- 双女户的幸福生活 /170
- 没有儿子不是缺憾 /175
- 有这样的女儿就是福 /178
- 我说服丈夫只要一个女儿 /182
- 母亲让我把牢人生之舵 /186
- 把握住自己，就能把握住命运 /191
- 评论 招赘婚流行，弱化性别偏好的一种可能 /195

附录

- 不再关注性别，致富愿望迫切
——河北一个乡村妇女生育现状及观念调查 /197
- 鼓“利”生女拉回失衡天平 /206
- 武汉：遏制非法性别鉴定 /213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18
-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法过程述略 /227

后记 /232

序一

她们为什么非生儿子不可

谢丽华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专家学者搞调研，计生部门出政策，各级政府立军令状，新闻媒体作宣传，目的就一个，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下来。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把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下来，20年后将有3 000 万以上的男人找不到老婆。”对这种说法，妇女界首先提出异议，尤其那些关注社会性别问题的专家学者，她们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性别歧视，难道女人出生的价值就是为了给男人配对做老婆？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妇女的权利即人权，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这只能说明妇女的人权状况不佳，因为生存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连最基本的权利都保障不了，还怎么能谈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等等，“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也只能是一句口号罢了。

我们国家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到什么程度？连续多年的统计显示，全国男女比例平均达到了120：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以上。那么，我们要问，那些本该出生的女孩哪里去了？毋庸置疑，大部分都被B超机超掉了，也有一部分出生后被遗弃了，还有一部分出生没有登记成了“黑人”。

我曾在电视的“新闻调查”节目中看到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妇女到黑诊所做B超（因为严打，B超都转移到地下了，她好不容易找到这里，但孩子已经大了），记者问她为什么来做B超，她回答得直言不讳：因为头胎是女孩。电视节目没有交待结果，但不难想象如果再超出一个女孩的话后果会是怎样。胎儿已经七个月了，打胎会有生命危险，我们的姐妹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来做这件事？难道生儿子比生命更重要？

有一次，我的同事采访回来向我讲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河北沧州有一对夫妇，为了生儿子，他们“顶风作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还不罢休，直到生出儿子，结果，两个人均被开除党籍，丈夫被开除公职。这位妇女告诉记者，她娘家父母就没有儿子，父亲死后10天不能出殡，因为没有儿子扛幡摔盆。她们姐妹仨跪着去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亲戚家一个儿子帮了忙，才让父亲入土为安。这件事对她来讲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结婚后就下定决心非生儿子不可。她说，她不能像父亲一样尸体放臭了也出不了殡。听了这个故事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原来养老送终不仅是给吃给喝，还包括扛幡摔盆啊。

在听到这个故事一年之后，我的母亲在山东老家去世了，她是回老家看望我大姨，在第20天的时候因病突然去世的。因为是夏天，只能在老家火化。我大姨把出殡的程序和习俗减了又减，但还是要披麻戴孝烧纸扛幡，否则乡亲们会看笑话，母亲的灵魂也升不了天。好在有我弟弟，一切顺理成章。但在出殡那天，我还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不平等和被歧视的滋味。比如印纸钱，只能男人动手，女人不能动手；比如送殡，只要是男孩，即便是没上学的娃娃也能走在队伍前头，我们姐妹仨都已四五十岁但也只能跟在她们后面。我虽然在国家级妇女媒体供职，

我虽然自认为还很女权，但那时候一切由不得你，一切都要听从习俗摆布。

有了那么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似乎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不要去责怪农村妇女如何愚昧落后，也不要去抱怨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多么根深蒂固，毕竟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毕竟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妇女解放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我认为妇女的生育状况直接反映妇女的解放程度。让妇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生育故事，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走近她们，了解她们，从她们的讲述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到底是谁让她们非生儿子不可，从而使自己承担起一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

谢丽华，女，《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1993年创办《农家女》杂志，兼任总编辑；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流动妇女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曾获国际女能人奖、英国妇女出版创新奖、美国重要之声——全球妇女年度领导力奖，全国科普工作者先进个人、全国妇联机关及中直机关优秀党员称号，2005年提名为世界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序二

传统生育文化为何阴魂不散

朱楚珠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存在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问题，世人和国人都十分关注。

已有的研究揭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性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存在着男孩偏好，条件性的原因是低生育率。而低生育率可以由现代化带来，也可以由人口控制带来，或者两者皆有之（中国的低生育率的到来，属于两者皆有之一类）。如果只存在条件性的原因，不存在根源性的原因，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会十分正常，中国的湖北省松滋县、陕西省略阳县就是佐证。这两个县的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工作是一流的，那里已长期处在低生育率的环境下，生育文化基本上已摆脱了偏好男孩的旧习，做到了生男生女一样，女孩可以养老，可以继承，可以传宗接代，招赘婚姻形式达到 20% 以上，结果是这两个县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一直十分正常。

因为造成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的根源性的原因是传统生育文化，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有关文化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和成熟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农村小生产的经济条件，滋生和传递了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一旦社

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文化也会发生变化。当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时，新的文化就随之产生。因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不能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立即消失，新文化产生有一个渗透、交替的过程，新型文化只能逐步替代旧的文化。这也正是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旧的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还在起着作用的原因。

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文化是可以变的，新型文化是可以靠传播来塑造的。我们可以通过传播新型的男女平等的生育文化，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问题，只要坚持不懈地传播新型生育文化，久而久之，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都会趋向正常。

人们会问一个问题：十余年来，由国家倡导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有关生男生女一样好的宣传有声有色，为什么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还在继续上升，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呢？关键是一方面在传播新型生育文化，婚育新风进万家；另一方面，在很多农村，维系传统生育文化的父系宗法制度依然起着实际的作用。人们接触到新型生育文化的传播，有所知晓，然而行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受到父系宗法制度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影响。如长辈去世，习惯的做法是要儿子打幡，无儿子可找叔、伯的儿子替代，谁打幡，死者的财产属谁。一些无儿户可以因无人打幡而请人代替，又因财产继承问题而争执不休，常常停尸几天不能出殡。在财产继承上，国家虽有法律规定，儿子女儿都可以继承，可实际中依然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男性继承制，女儿只能随嫁出门带走一些嫁妆而已，出嫁后对娘家的财产没有继承权。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做法虽然违反继承法，可是长辈并不承担法律责任。一代一代、一家一家都这样做，年复一年地侵犯着女儿的

权利。在姓氏传递、传宗接代上，还是男性进宗祠，子女随父姓，家谱以男性为序，女性不能续人家谱。男性多，便家族丁多兴旺，势力大，没有儿子的家庭被视为对家族无贡献，抬不起头来。养老送终是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子女随父姓，女儿一出嫁视为外姓人，婚姻形式就是以娶妻进门为主，自然，老人的养老就只有随子。是否有儿子意味着是否有人为其养老送终。为减少老年风险，人们盼子心切。农村的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源，土地的有限性，使它变得尤其珍贵。农村为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少地方规定，只给男孩分配土地，不给女孩分地，这种明确的制度性歧视，更加重了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

这样，尽管有千百次的婚育新风的宣传，人们也为之激动，然而，种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却日复一日重复着父系宗法制度的重男轻女的陋习，这种陋习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潜入社区生活，在家族形式的维系下，形成了一代一代必须遵循的规范。人们难以挣脱这些规范。

所以，我们必须在传播新型生育文化的同时，切实地、有计划地去冲击农村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家族传统制度，从土地分配、财产继承、婚丧喜事、婚嫁形式、养老保障等等领域，建立新的乡规民约，逐步终止旧的一套的延续。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松滋、略阳县的招赘婚姻不断增多；陕西韩城人在盖房时，习惯把财产继承人的名字写在屋顶大梁上，过去只写男孩，现在把女孩也写上；福建安溪在续家谱时，让女儿进了家谱，进了宗祠等。这些都已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人与人是互为环境的，你对旧的重男轻女的行为不闻不问，似是中立，实际上就是默许。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默许，造成了延续重男轻女行为的社会环境。我们只有终止默许，积极干预，才能形成有利于女孩成

长的社会环境。

只要我们认准方向，努力去做，女孩的生存环境就一定能得到改善。让我们不为过去那些悲伤的事，那些女孩和生女孩的母亲哭泣，讲过去的故事，是为了争取光明的未来。

当前我国正启动新型社会主义农村的创建活动，关爱女孩，促进在人生初始期的社会性别平等，是建设和谐社会、新型农村的必然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乘东风破万里浪。

作者简介：

朱楚珠，女，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90—1995年主持联合国人口基金课题“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研究”，并在洛川建立了实验基地；1997年以中英文发表专著《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1999年建立含450万人口的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她的研究和实践为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为人口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章

生男孩，多少年来都是农村妇女最重要的事情。她们哪怕伤害自己的身体，哪怕受到处罚，哪怕离乡背井，也要生一个儿子。多少人的青春和幸福消磨、毁灭在漫长的求子路上。

躲进深山，也没生出儿子

叙述人：阿娥

居住地：云南省昆明市某村

采写人：胭脂雪

我第一胎生的是女儿，女儿满5岁时我怀上了二胎。丈夫方家良上过高中，在农村算是思想很开放的人，对于生男生女他是不会计较太多的。相反，是我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我不能为他生个儿子，我怕我以后就算和邻居吵起架来都要占下风。

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婆还在，差不多完全是婆婆和我娘家做的主。方家良本意是不想娶我的，要不是这些年我百依百顺，换得他现在对我的一番温暖体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婚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生个儿子，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讨好他。

当我把这想法对他说了以后，他只轻轻叹息，对我说：“要是再生一个还是女孩呢？结婚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是为了活得更好。一家人相亲相爱，这比什么都好啊！”

我听不进去，相反，生个儿子让他高兴的想法更强烈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内心还是想要一个儿子的。我求他带我到外地去，如果我们在

外地，生了女儿可以送人，就还有生儿子的机会。方家良最后同意带我去一个地方生儿子。

于是，我们带着5岁的娇娇，到了离家一百多公里的林场。那里有好些家庭都是去躲着生儿子的，每家都包了几十亩地，一家与一家之间相隔一里左右。我们在地边上搭上简易房子，包了40亩荒地，自己开垦，自己耕种，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我们去地里耕种的时候，娇娇就在家里给我们做饭。怕她不小心点燃了简易房子，我们不敢让她在房子里做饭，叫她在房子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做。5岁的小姑娘，冬天一个人在山中的空地上，生火给种地的爸爸妈妈做早晚饭。我们在地里能看到她小小的身影，常常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

这些都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取水。我们在两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一处涓涓细流，沿途都是坡路，去时是下坡，担水回来是上坡，举步维艰，天天都是身子骨并不硬朗的方家良干这活。

一次，娇娇拔了棵野花栽在棚屋前，打了满满一瓢水去浇她的花，我心疼这来之不易的水，一巴掌打到娇娇的脸上。娇娇不知道我为什么打她，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泪水欲滴，却一声也没有哭出来。她爸爸心疼孩子，气得要掉泪，他们爷俩还没有哭，我倒先哭起来。

可是，秋天还没到，我因为过于劳累，心理压力也太大，六个月大的孩子就这么掉了，是个男孩！那一个月里，我哭得死去活来，身体一下子垮下来。我突然很后悔来这深山，如果我们好好地村里待着，一定会平安生下儿子的。

丈夫眼见我一天天地哭，心疼我，就作了个决定，他说：“我们长

住下来吧，等你生了儿子再下山。”我们就这样在山上住下来，一年又一年，但因为山里没有荤腥，我身体一直也不好，直到第三年，我才又怀上孩子。这一回，方家良再也不让我干重活。

转眼娇娇就到8岁了，够了上学的年龄，却因为我们的生儿计划不能下山去学校。她没有伙伴，只有山花野草是她的朋友。她不爱讲话，我担心我们下山时她会变成哑巴，所以有事没事就叫她，还教她唱歌。但她没有看过电视，什么都不知道，我只好给她胡编一些不是童话的童话。而真正会讲故事的方家良，回到棚屋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也不可能给她讲故事。

我们的日子过得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儿生气。

总算到了预产期，但我们不能去医院，我们什么证明也没有。方家良把我妈接了来，让我妈给我接生和照顾我。但我妈来了一个月，还没有要生的迹象，她家里事也多，见我老是不生，也没有了耐性，就回去了。

一天，方家良还在地里，我突然感觉肚子痛，就赶紧去生火、烧水，叫女儿：“快去叫你爸爸，妈要生小弟弟了！”

火生好，把水坐上，我到棚屋里躺下来，那时我真的感觉好孤独，好恐惧。一个人无援无助，不就是为了生儿子吗？方家良冲进来，孩子已经呱呱坠地，是个女孩，我一下子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看到丈夫和女儿都在哭泣。方家良说：“你不能有事啊！我们不要儿子了好不好？你都快把我吓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叫我们咋活啊！”

我下决心要把这个女儿送人。天亮的时候，我看着怀中吃奶的孩